

Wo de Shi Ji Ri Guang Zing cheng

我的世界 日光倾城

雷文科、单良、林汐 等著

《最小说》
超人气作者

第一届“TN·文学之新”大奖赛

全国 36 强

| 映画全纪录 | 散文卷

郭敬明御用团队，青春文学代言人

《最小说》原班人马，联袂登场，

用文字演绎人生的冷暖跌宕，
描绘世事的荡气回肠。

林壁炫、季峰尾……
单良、林汐、朱古力、雷文科、

《最小说》实力作家 PK 『TN·文学之新』超人气新人，

躁动而真实的青春剧本，

忧伤而温情的黑暗童话，尖锐而惆怅的都市寓言。
不可言说的青春隐秘泪湿双眼，以爱的名义压垮苍穹。

撕裂记忆的成长阵痛，颤栗灵魂，

伤感与悲凉在文字的魔法里变成海洋。

吉吉爱《最小说》的妖蛾子们绝对不能错过的收藏极品！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如果我们都是孩子，就可以留在时光的原地，
坐在一起一边听那些永不老去的故事一边慢慢皓首。

云淡风轻好时光

文/ 柳焕杰

yun dan feng qing hao shi guang



和你这样安静地并坐,远离城市的喧嚣。
经历过的眼泪和疼痛,早已如风飘远,落成尘埃。
我期待这一刻就是永远。
细数浮云朵朵,
现在,我只想做回一个婴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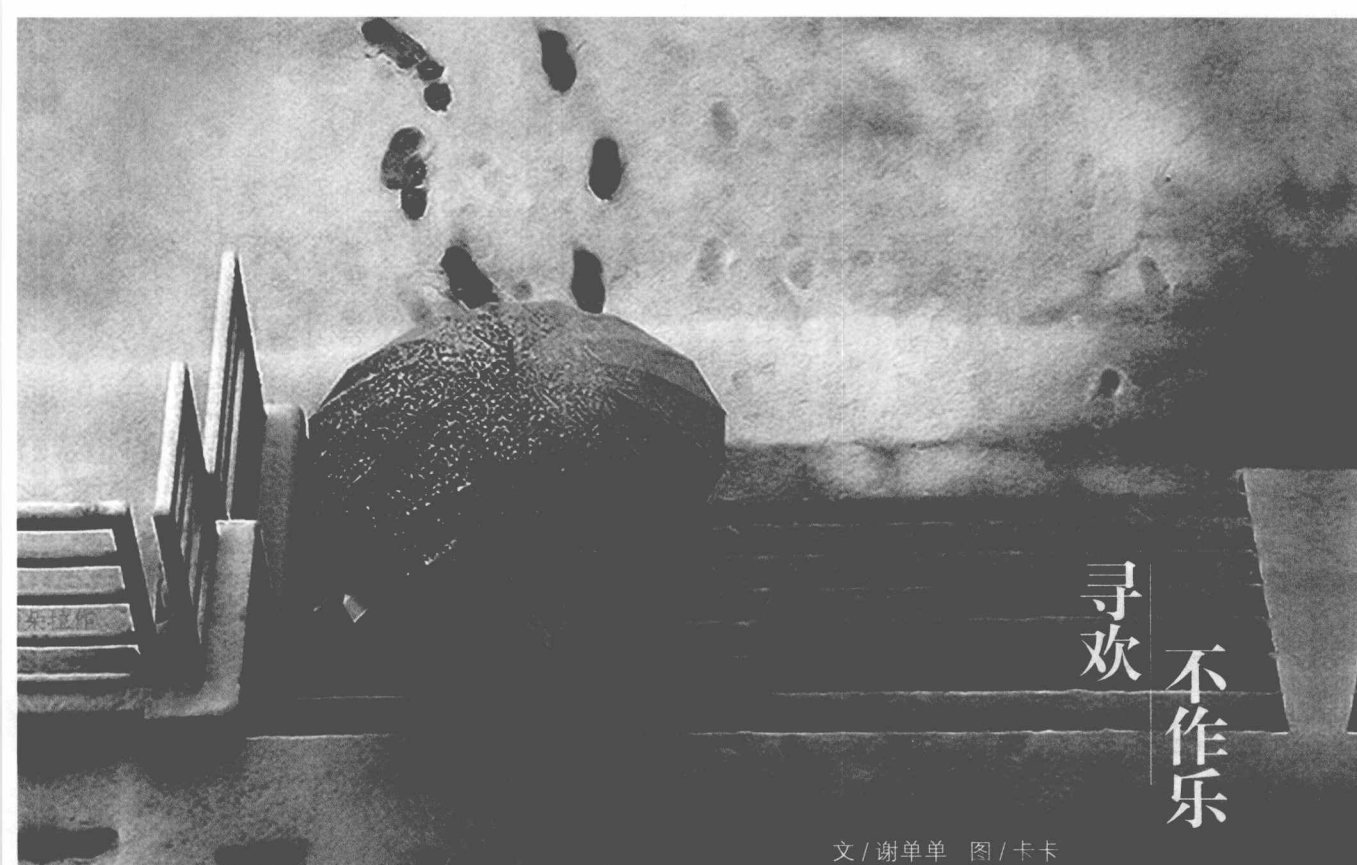
记忆的 脚步

jì yì de jiǎo bù

文 / 白艾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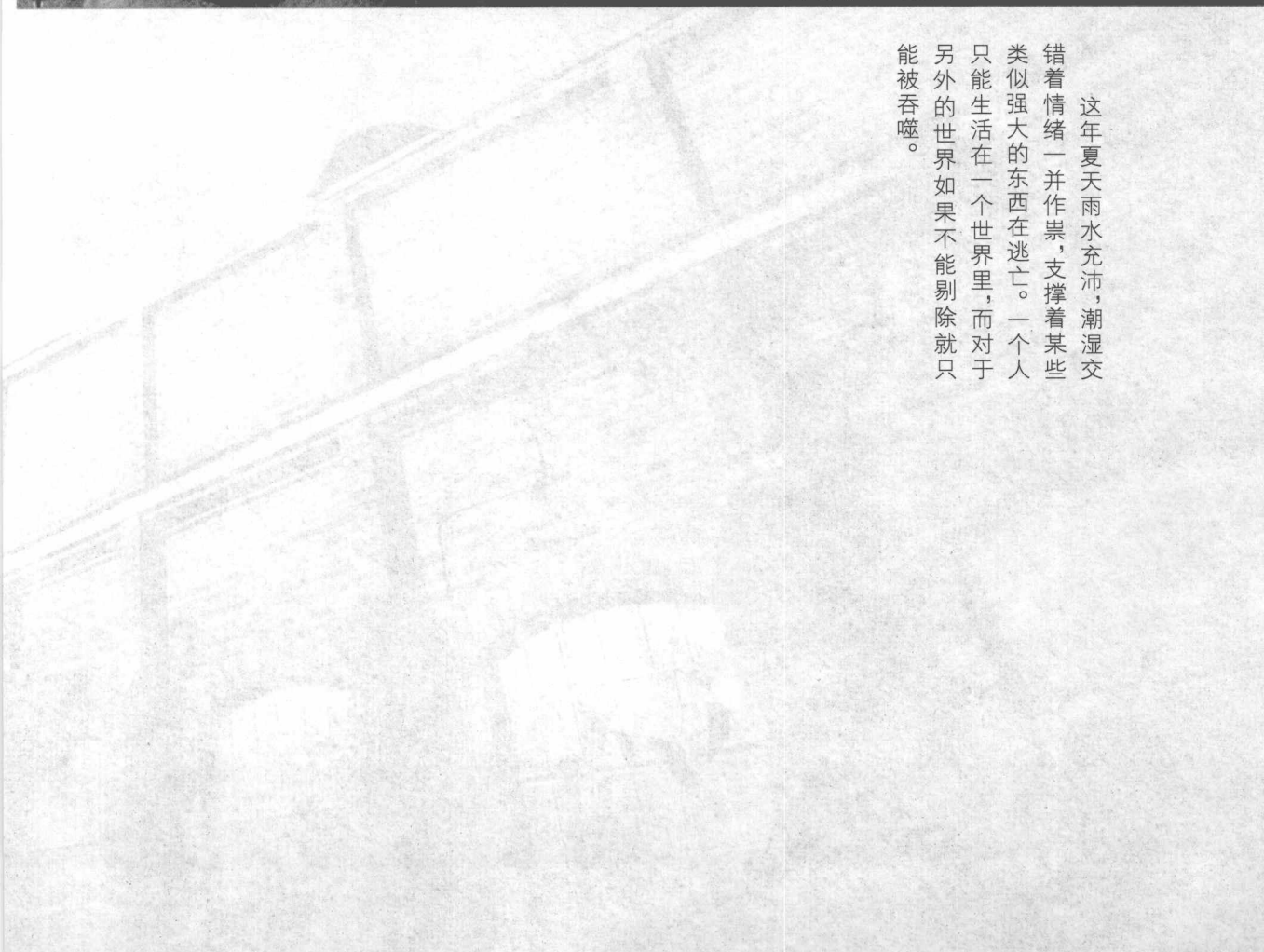


时间总能让许多人、许多东西改变。
有些故事，或许并不存在什么结局。
我们所想的，不过只是自己的希望。



寻欢 不作乐

文 / 谢单单 图 / 卡卡



这年夏天雨水充沛，潮湿交错着情绪一并作祟，支撑着某些类似强大的东西在逃亡。一个人只能生活在一个世界里，而对于另外的世界如果不能剔除就只能被吞噬。



钟鼓声

zhong gu sheng

文 / 林壁炫

此后他们就开始了对话，

每天仅一次回答与询问，言语变得珍贵。

暮鼓咚咚咚，晨钟铛铛铛，藏着他们的秘密。

别人只能听到钟鼓声，句子只有他们俩能听到。

只有他们俩。

日光倾城

林壁炫 — LIN BI XUAN

钟鼓声 / 001

吕岑 — LV CEN

遗忘森林 / 011

火耳 — HUO ER

花井街 / 022

肖国惠 — XIAO GUO HUI

穆罕默德的拥抱 / 028

风格纪

阴明星 — YIN MING XING

寂静的天堂 / 034

崔秀霞 — CUI XIU XIA

子夜花凋 / 056

朱古力 — ZHU GU LI

色即是空 / 065

夏初澈 — XIA CHU CHE

凌晨消失的梦境 / 070

陈磊 — CHEN LEI

雨天里的人们 / 074

遗漏之殇

傻正 — SHA ZHENG

布苏的酱油瓶 / 082

崔秀霞 — CUI XIU XIA

迷城 / 096

肖国惠 — XIAO GUO HUI

合欢岁月 / 110

单良 — SHAN LIANG

遗漏之殇 / 115

火耳 — HUO ER

失窃的青春手册 / 120

邹旭峰 — ZOU XU FENG

如生 / 131



荒芜手札

傻正 — SHA ZHENG

我的黄金时代 / 141

雷文科 — LEI WEN KE

夜奔 / 145

万方中 — WAN FANG ZHONG

梦里 1985 / 156

奉波 — FENG BO

自行车上的大学时光 / 171

留夕 — LU XI

一度 / 174

蹒跚张望的时光

邹旭峰 — ZOU XU FENG

香如木樨 / 181

白艾昕 — BAI AI XIN

流年 / 199

谢丹丹 — XIE DAN DAN

早期风物 / 210

谢丹丹 — XIE DAN DAN

寻欢不快乐 / 214

白艾昕 — BAI AI XIN

记忆的脚步 / 228

雷文科 — LEI WEN KE

一些在时光里陈旧的记忆 / 232

留白

夏初澈 — XIA CHU CHE

雨迹 / 237

季峰崑 — JI FENG MIAN

电光幻影 / 242

伏天木 — FU TIAN MU

结局或开始 / 245

伏天木 — FU TIAN MU

最后的毛驴 / 249



钟鼓声

文/林壁炫 图/vivi

林壁炫

《最小说》人气作者

知名作家消失宾妮的学弟



暮鼓晨钟，一期一会。

(001)

我来给你们讲个守护灵的故事。

很久之前的钟鼓楼不是你们看到的这两座，那个时候它们还没哑掉，而是真正地放着钟鼓，每一天暮鼓晨钟，来告知城里的居民天天年年。

钟鼓楼的守护灵就好似凌驾于时间之上，他们清晰掌控时刻，时间就变得对他们毫无压迫。鼓楼的守护灵是个绑着面包头的姑娘，穿着红艳艳的小袄每天上蹿下跳。她不能离开鼓楼半步，可是她从来没有觉得被困住。

她可以趴在围墙边闻墙外面的人间烟火气，豆沙包或者阳春面。她可以站在每晚的敲鼓人的

肩膀上咯咯咯地傻笑。她可以在每月初一的日子坐在看台上偷听善男信女们的愿望：面若桃花的姑娘们总在最后不忘祈求让自己逢着一个佩玉持剑的少年郎。

她却从来不懂她们的心情。从未有人能够看见她，可是她也不曾觉得寂寞过。

直到有一日她爬到鼓楼金灿灿的的房顶想要看夕阳缓缓沉到地球另一边的样子。很快她就发现她的这个企图无法实现，离她非常近的钟楼挡住了她西边尽头的视线。钟楼被暮色涂成剪影，除了两边的飞檐她看到了另一处突兀的身影——钟楼的守护灵坐在屋顶上，沉默不知思绪。她看清他的头发是和钟楼的琉璃瓦一样的淡青色，青色的长褂扬着风，仿若什么有叮当作响，是佩玉么。她看不清他是不是持剑的少年郎。

寂寞的感觉就是在那个鼓声响起黄昏海啸一般涌漾而起的。咚咚咚,应着心跳的节拍,地平线吞没了最后一丝光线。

(002)

他是被窗外烟花炸响的声音吵醒的,醒来之后无限疲惫,刚刚堕进一个战火纷飞的梦境,战炮声竟与太平盛世的烟花声——合拍。他起床没有开灯,端着水走到窗口想要看一下烟花大会,不巧震醒他的就是那最后一炮。此时整片天空黑压压地寂静,好似被刚才的响声吓得噤了声。

两年前他搬到这里,楼下是战乱时被烧毁的钟鼓楼遗址,作为城市的伤疤存在着。因为这座城市将要举行一个国际会议,一年前政府又决定重建钟鼓楼,所有格局全部按照当年的样子。废墟又重新被包围,直到今天终于完工,晚上的烟花就是为了庆祝钟鼓楼的复生。只记得还原它们的模样却忘了它们的实质,钟鼓楼是提醒城民们朝暮,然而现在无人再需要他们的提醒,新建的钟鼓楼先天就是残疾。

他还没见到钟鼓楼金碧辉煌的样子,此刻透过窗外只能看到鼓楼笨拙的轮廓,站立在那里好似有点不知所措。打开灯和电脑看看时间才八点。平时他要睡到凌晨才开始工作,小说家的身份让他与这座城市的生物钟默契地相悖。

起得太早他怕工作的时候犯困,于是煮了水想泡茶喝,准备好茶叶水还没开,于是打开邮箱看看编辑有没有发来新的任务,却意外看到很久没联系的初中班长前一个星期发来的信件。因为太久没见,他得闭上眼睛花点时间回忆一下对方的样貌,眯眼睛圆脸蛋,可那只是毕业照上的样子。点击进去果然是群发的消息,消息的内容是:肖诺同学的婚礼将在下周六举行,如果大家有时间就都来参加吧。

肖诺,他想了一下,才想起就是小诺。当年是他带的头大家都叫她小诺,以致毕业前还有同学惊讶地说小诺你原来姓肖啊。从肖诺过度到小诺花了他的时间,如果是小诺的话完全不用经过大脑直接身体的应激性就能想起。好比身上的某处穴道,平日都被忽略,却明显地存在着,一碰触就牵扯出千丝万缕。

回忆是个易燃物,小小一根导火索就能引爆出一大片纷杂璀璨的往事,炸完后却又是戛然的寂静。就如同窗外的钟鼓楼,白天的剪彩和暮空的烟花,到了夜晚还是要独自忍受寒凉,或许不是独自,钟鼓楼相互陪伴。他想起梦中那两个模糊的小小的身影。

记忆里也有两个模糊的小小的身影。那是很久之前,其实他也不太清楚要有多久才能称之为很久之前。那时他还在沿海小城读初中,每日穿着蓝白相间的校服等着放课铃,放课后也只是骑着单车四处游荡,时光单调得没有重量,所以他细胳膊细腿地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有划痕的墙上比一比,看看长高没有。

长大这个命题似乎正在谋划却还没实施,谁长喉结谁变声了都要当作新闻来传诵。后来他觉得那是人一生最好看的时候,那是不自知的好看,所有排着队等着要开始成长的小少年,和他们懵懂的膨胀的小小的忧愁。

初中时父母帮他找到了隔区的学校,教室前早就张贴好了座位的安排,他被安排在第一组的第一排,真是糟糕。在教室里他看到其他人嚤嚤嗡嗡,不免有寄人篱下的伤感。趴在桌子上,他听到坐在后面的女生在和她的同桌说话,在嘈杂莫辨的背景音下清清楚楚地滴进他的耳朵里。

她在讲暑假大水涌到了她家的庭院里,睡在木盆里的两只小猫幼崽被大水冲走了,她追了好几条街才追回来,回到家才发现脚上鞋子只剩一只。说完后她咯咯咯地笑,而他却觉得这场面颇为悲



壮,不禁回头看看她,和所有那个年纪的女孩儿一样,短发,瘦,黑黑的,若不开口说话仍旧性别不详。

自我介绍时他故意没说是跨区来的,轮到身后的女生时,她理直气壮地说,我叫肖诺,从南江区过来的,每天回家要骑半个小时单车。

轮值表发下来,学号靠前的他们首当其冲,他和肖诺被安排去打扫艺术楼五层的厕所,放学后拿着扫把下楼,艺术楼与教学楼由三楼的天桥连着。他跟在女生身后,低头看到她的影子被太阳拖到自己脚边,不禁一脚踩上去,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跟着,直到肖诺的影子被艺术楼的阴影吞没。

打扫完回教室,经过天桥肖诺指着远处说,你看。他循着她的视线看去,学校临着海,他们能看到夕阳一点点沉到海平面下面去。

他看到肖诺整个人被染成金色的。

(003)

在那之前她对世界是没有概念的。
也就没有过被困住的感觉。

可是在看到钟楼的守护灵后,她变得不一样了。每个黄昏她都爬到鼓楼的顶端远远地看着他。他则不曾看过身边,眼睛的焦点定在遥远的彼端。她跟着他的视线追过去,暮霭沉沉,路途苍茫。她疑惑他到底在看什么,因为前方根本没有尽头。

那一刻她才觉察这个庞大的世界的存在,她才得知之前不可名状的寂寞源自何处。

她每晚偷偷跟在他的近旁,与他的视线一同灵魂出窍,浪迹天涯,却不知归宿。这种悬空的感觉让她觉得不舒服,于是某个鼓声敲响的日暮,她把自己的声音贴在牛皮鼓面上,每敲一下,声音扬起——你在看什么——

她看到他终于收回视线,诧异地看向近旁的鼓楼。这是他第一次将焦点放在忽略已久的身边事物,他看到对面楼的女孩躲到了屋瓦的背面。

长夜里她一直在等望启明星,将白日带来。直到清晨时钟声响起,厚厚的钟声里带着男孩的声音——远方啊。

远方啊,这是多么新鲜的词汇。

(004)

他听到楼下小女生在练琴，一曲一曲，他在她的旋律里听出了疲惫，可能她此时想着快点完成任务看一集偶像剧，还是在为因为练琴拒绝好友邀约而懊恼。他遇到过那个女生，通宵后下楼买早餐有时她碰巧去上学，他跟在她身后，看到她穿着过长的运动校服，耷拉着单薄的背影。

他看了肖诺的背影很久，周一去艺术楼洗厕所，他早已习惯跟在她身后，在经过天桥的时候踩着她的影子过桥，好似那是一片沼泽，只有她的影子才能给他安全的泅渡。期间的变化是，他已经叫她小诺，因为那个口音很重的政治老师永远把“肖”念成“小”。

课间他第一个叫她小诺，往后别人都跟着叫，他其实不高兴，这种亲昵的特权变成了全民共享。而他喊“小诺”的声音不知何时变得粗粗的，而跟在小诺身后，会看到她校服里的内衣若隐若现的影子，让他有点不好意思，做了贼一样。

他们俩亦变成特定时间的同谋者，在无人的艺术楼她放心地将她的许多秘密与他分享，因为他沉默木讷，所以她信任他。比如她看不惯班里的某某，还有哪个任课老师多么让人恶心。他惊觉女生的心思真奇怪，但他只是安静地在一旁当听众。因为他怕自己一张口，心底的秘密会忍不住跳出来。

他为小诺的同时也为自己的秘密守口如瓶。比如小诺跟他抱怨“为什么这学期又是我们扫厕所”的时候，他不会告诉她是他去贿赂劳动委员让他们俩继续扫厕所的。比如在小诺看到他帮她扶起倒在沙地里的单车的时候，他不会让她知道他是埋伏在四周等到小诺出现才走过去帮她扶起单车，制造了这个巧合。他并没有别的用意和企图，他只是希望，在我为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碰巧能够看到而已。

某次他们打扫完厕所并没有直接回去，小诺

带着他去旁边的音乐教室。

“我刚刚发现今天音乐教室没有锁门。”

小诺的奶奶因为生病搬到了他们家，老人不喜欢钢琴的声音，所以小诺家的钢琴就再也没有开启过。小诺看到没有锁门的音乐教室，想要偷偷进去弹钢琴。

“要是老师来了，你就告诉我一声好不好？拜托你啦！”

“嗯。”

小诺要他站在教室门口为她放哨，他便像哨兵一般笔挺站立。钢琴声从屋内缓缓流淌出来，然后被夕阳的光照得暖暖的才翻进他的耳膜流泻进心底，心底汇流成一汪雾气氤氲的温泉。他动一动身子，就感到体内心绪涌漾挠得周身发痒，他忍不住笑出来，跑进教室里。

“老师来了！”

他看到小诺像一只田鼠一样敏捷地躲到钢琴下，他大步走到钢琴旁，低头看表情紧张的小诺，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小诺知道自己上当，气愤地站起来踩了他一脚，却止不住他的笑声，她本来还在生气，可是突然又觉得好笑，合着他的节拍也笑起来。

音乐教室里，笑声是在练习高低声部的二重唱。

(005)

此后他们就开始了对话，每天仅一次回答与询问，言语变得珍贵。暮鼓咚咚咚，晨钟铛铛铛，藏着他们的秘密。

别人只能听到钟鼓声，句子只有他们俩能听到。

只有他们俩。

(006)

初中毕业的夏天，据说有最大的流星雨。毕

业旅行定在海岛。

他也因为父亲工作的缘故要搬到别的城市去读高中，毕业旅行于他更是一场空间的别离。他觉得在这座城市生出的情事应该有个总结，于是像个阴谋家一般拿着海岛的地图和行程表做计划。看流星雨安排在沙滩，之前大家会先开烧烤会和放烟花，活动结束后与流星雨到来间会有一个大家沉默疲惫的稍息，那时他便可以偷偷带着小诺离开，没有人会发觉。

海岛有很多风车，沿风车的路线走他知道尽头有一个灯塔，他和小诺可以偷偷爬上去，时间刚刚好，流星雨在那个时候下起。那么一些平时不敢言说的话可以趁着巨大的惊喜一齐盛开。

时间场景剧本都已经定好，却忽略了去通知演员及时到位。

直到集合那天，坐上长途巴士，才得知小诺的奶奶去世，无法参加活动。他落寞地坐在最后一排，盛夏的阳光穿过车窗打在他身上，聚光灯下他成了孤单的男主角，没有对手不知道如何将剧情按照原计划铺开。

于是场景特效也意兴阑珊起来，那一夜他们在沙滩等流星雨，他们仰着头酸楚地期待，很久才会有一颗划过又转瞬即逝，连大声通知同伴的时间都没有更别说将愿望念上三遍。流星雨并没有失约，只是规模实在和想象中的大片璀璨相去甚远。直到天边泛白，所有人才愤愤地走回住处，嚷着上当了上当了，漫漫的遗憾。

后来班长给他送相片，说你怎么所有相片都心事重重的样子。

那时太容易被一件小事左右情绪。想到这里他起身去找那本初中的相册，中学的杂物他都放在一个大箱子里，因为懒得搬动，他只是把手伸进箱子的缝隙里，相册应该放在最底部，里面还有他们的初中毕业照，那是他和小诺唯一的一张合影。

他记得那天下着雨，他们坐在教室里等着天

空放晴，直到天快黑了雨都没有停，学校只好让他们在雨中照完这张照片，地面湿漉漉的像一面镜子，他们的校服因为湿了的缘故颜色变深，他们在雨中抬头挺胸看着镜头，直愣愣的表情，他站在男生第二排的左边，小诺站在女生第一排的右边，盯着同一处地方。他突然想起这本相册在某次搬家时失踪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手停留在黑漆漆的箱子里迷了航，碰触不知名状的暗礁，那些都是他突兀的过往。

他顺势把耳朵贴在手臂上，耳朵里嗡嗡响起声音，不知道是不是皮肤下血管里血流的声音。

>>>

离开前一天晚上，他给小诺家打了电话。

“我听了你奶奶的事情了，还好吧？”

“嗯。”

“我明天要走了。”

“嗯……那你一路顺风。”

“嗯。那……就这样吧。”

“嗯。”

挂了电话他走向房间继续收拾行李，太多话要说梗在喉咙口导致了交通堵塞，连呼吸都不畅快了。妈妈告诉他有电话，他去接只听到话筒搁放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他听到了钢琴的声音。一开始并不流畅，生硬地开场，然后渐渐舒展开。他对音乐并不在行，不知那是首什么曲子。但是那些音符靠着电话线灌进他的耳朵里，来不及躲避，让他觉得像拍毕业照那天站在雨中的凉飕，又不能动弹——都是无法拒绝的告别。他感到脸上湿湿的，用手摸了一下，原来是真的哭了啊。

(007)

我每次想看夕阳沉到地底去都被你挡住了。
那我可以讲给你听。

你最远能看到什么。

最远我什么都看不到。

今天有人向我许愿说早点下雪。

那可不归我们管，我们只司晨暮不司四季的，那是四季神的事情。

可是总会有人说各种各样的愿望，我总是为无法帮助他们而惭愧。

没关系，会有别的神明守护他们的。

那有没有神明来守护我们？

(008)

高中时他经常和小诺通信。每个周末回家坐在书桌前小心翼翼地遣词造句，他认为他的文字功底是在那个时候练就的。他跟小诺讲他的高中生活，例如他的英语演讲拿了全市一等奖，假期和父母去旅游度假了，当了文学社的副社长。

这些都是真的，只是他不说英语演讲时他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冒着严寒练习口语；度假是因为父母吵架爸爸很久不回家住，他央了好久才让他们答应一家人一起出游；他本来可以当社长的，只是因为竞选社长的还有市长的女儿。

小诺和他一般默契，争强一样地将自己的生活绘彩飞金让人羡慕。他觉得他和小诺像一对最佳拍档圆了一个完美的骗局，不过这个骗局只是为了欺瞒自己的合伙人。

他将信笺简单对折后放进信封，贴上通用的五十分邮票，上学路上骑着单车拐两次弯抵达有邮筒的路口，信件塞进去，咯噔一声回荡开，传递到小诺的世界里去。

小诺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她告诉他每星期回家都会穿过跨海大桥，在大桥上她总是会去观望夕阳沉到海里面去，让她想起初中和他每次洗完厕所都会站在学校的天桥上看太阳缓缓落下。

这让他觉得小诺其实跟他一样，过得并不快乐。

高二时和初中的朋友通电话，对方说到小诺，她那么好强的女生，在重点读书，据说压力非常大啊，过得很不开心的样子。

这些小诺自然不会告诉他，他告诉小诺他会在周末的时候跑到她那里去见她。

周末他赶了夜车回去，第二天上午抵达，他走出车站就看到小诺，她没什么变化，仍旧短发和瘦瘦的，一脸的倔强神情，他笑着朝小诺走去，突然被一群冒出来的初中同学扑住。他们要小诺当诱饵，躲起来打算给他一个惊喜。太久没有见面却依旧打打闹闹完全没有生疏的感觉。一大帮人嘻嘻哈哈地走在路上，只是大家太过热情，他没有间隙和小诺说话，他不时回头看小诺，她跟在队伍的身后默不作声心不在焉。

吃完午饭去完以前的中学，又有人提议去海边烧烤喝啤酒，晚上还要KTV，小诺突然说学校晚上还有一场考试，要提前回去。他站起来说要陪小诺回去，让其他人在这里等他。

他跟在小诺身后，小诺走得很快，像是要故意撇开他。他看着小诺瘦瘦的背影，忍不住又想去踩她的影子，低头才发现是阴天，脚下都是灰灰的，没有她的轮廓。他想找点话题打破沉默，结果却是冒出一句不关痛痒的“别来无恙吧”。逊毙了。小诺头也不回，只接了一句——

“你别来，我就无恙。”

这让他目瞪口呆，突然下起了过云雨。他俩正走在跨海大桥上，无遮无拦，海风也随着大雨放肆起来，大桥上成了乱了步法的舞池，糟哄哄一片。桥上没有别的行人，只有汽车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他觉得他们俩像傻瓜一样，忍不住拉着小诺的手往前跑，雨水里他咯咯咯地笑，回头看小诺也是笑着的，只是声音被雨水覆盖了。

跑到桥下的旧房屋下躲雨，汗水和雨水混在一起，蒸腾开，把人脸都蒸红了。

他和小诺朝着不同方向站着，像陌生人邂逅

一样。

“我还以为你只是来找我一个人的。”

(010)

他有点不知所措，解释起来急出了口吃：

“没，没有啦，我只告诉了陈睿，没，没想到他那么大嘴巴，拉了个迎宾团来了。”

“不过也还好啦，这么久没见你，突然说要来，我还有点害怕呢。”

“你怕什么啊……要不明年我们考同一所大学好了，你肯定也是要上外语大学的啦。”

小诺没有回他的话，蹲下来，喃喃的念叨了句，马上就要高三了啊。雨已经停了，小诺突然指着地上的一滩积水，说：“你看积水折射出彩虹了。”

他凑过去看，然后又抬头，发现天上真的有一道巨大的彩虹。

“是天上的啦！你看。”

他从没见过那么大的彩虹，横跨了海岸两边，小诺在身边笑得很开心。他在彩虹下送小诺回学校，小诺进学校时他傻傻地喊了句“好好考试。”心里又加了句，要考上同一所大学。

他转头往回走，那道彩虹还没散，高高地悬在天上。

(009)

那一个问题他的回答是“我们相互守护”。

她不知道什么是叫做“相互守护”，前一天有一男一女来她面前许誓，他们牵着彼此的手说此后人生要相互守护。当时她以为牵着彼此的手就是“相互守护”。可是对她和钟楼的守护灵，守护灵就是守护与不离弃，守护灵之间就是相望不相见，所有的联系依靠言语。他们虽然离得那么近，却无法并排坐在一起，又显得无限地远。

她低低地说，我想牵牵你的手。

可是当暮色降临，钟楼的男孩只在鼓声中听到一句无聊赖的“嗯”。

通信在高三的时候结束，有做不完的习题和考不完的试，每个人前仆后继九死一生一般，晚自习变成了老师争夺课时的战场，周日的上午还要用来模拟测试，只有周日下午他才能回一趟家，回到家躺在床上便睡到日暮，吃完饭又要赶回学校去。

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像从前一般字句斟酌地给小诺写信，小诺也一样，信件来得断断续续，直到最后两人默契地终结掉。他忘了最后一封信是他寄出的还是小诺。他记得当时的念头是，过完这个夏天，考上一样的大学，一切就好起来了。

夏天终究到来了，蝉鸣声覆盖了一整片绿色的树，放榜的时候成绩如他所料，他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小诺的成绩，却还是跑出家去，用磁卡电话亭里给她打电话，他觉得这样显得郑重一点。他握着话筒的手忍不住抖起来，抖得连声带都一颤一颤的。

“喂，小诺，我的分数能上外语大学的。”

“嗯。”

“你呢？”

“我啊，估计是上本市的师范学院吧。”

“怎么会？是发挥失误吗？”

“没有，我的成绩就是这样的，我从来没跟你说我想上外语大学，也没跟你说我有多优秀。不过，还是恭喜你。”

“……”

“就这样吧，我们家来人了，再聊。”

小诺连他说“再见”的间隙都不给就挂了电话，忙音和蔓延了一个夏天的蝉鸣一样刺耳。他不知道小诺所说的话有多少真实性，因为他还无法相信这就是事实。那时他那么年轻，以为只要自己一个人心无旁骛地努力，全宇宙的力量都会帮助他，他并不曾去想过，他的努力并不能对他

人的命运有任何帮助。那种以为搞定了自己就搞定了全世界的盲目的自信自那之后不再有。

他站在这样的结局面前，不知道该如何谢幕。

(011)

战火在看不见的远方焚烧而来，她每天都看到有城墙倒塌，民众死去。她从未见过这么悲惨的境况，除了每天准时敲响鼓声通告夜幕降临她不知还能做些什么，然而城民们流离失所，已经不再需要鼓声告知他们日落而息，因为他们已经无家可归。

流民可以迁徙远走，可以搀扶相拥，而她只能留在这座溃烂的城郡里，独自面对恐惧所欺压下的暗寒，每日清晨钟声里带来的男孩的声音是一丝细弱的光，带来的暖亮只是像那阵钟声一样的短暂徒劳。她握着自己的手，冰凉得像血脉不再流通。

那一日残阳如血，鼓声阵阵呜咽。钟楼的守护灵站在琉璃瓦上，远方沦陷，近处的女生的声音贴着烽烟传到他的耳际——

“我——想你牵着我的手。”

第二日晨钟，好似叹息声扩散开。

(012)

大学毕业后，他进了一家外贸公司，皮鞋咯噔咯噔地穿梭在地铁与电梯里，小诺已经随着那个夏天一同消失，后来又随着回忆一同沉没——每一日繁忙紧凑，他已经很少回忆了。

他甚至以为自己已经忘记了，偶尔有尘封的丝细记忆挥发出来，他跟随蜿蜒回溯，过往像一幕旧电影，真切切肤，但却是别人的故事，他只是昏暗中的一名观众，戏散后要重新回到刺眼的现实。

直到某次出差，空隙时到那座城市著名的湖畔散步，暮春时东风涌漾，有满城的柳絮飘扬，他

拿起手来挡住那些袭向眼睛的风絮，却在被阳光照得通透鲜红的指缝间看到了小诺。

他一眼就认出了她，虽然此时她已经脱胎换骨，她留着长发，还烫了成熟的波浪，穿着裙子和高跟鞋。听闻她已经回到曾经的初中教书，这样的装扮再合适不过，自己也已经皮鞋西裤，完全无需诧异，可是他还来不及修补他们之间断层的时光，便有了措手不及的照面。她正在看一本杂志，然后有同样皮鞋衬衫的男人走向她，她收起书挽着他继续他们的旅行。

他脑海中的她却苏醒过来，其实不只她，所有旧胶片里的往事随着她全部复生，小诺跑在最前面，带领着千军万马的过往磅礴而来。回忆揭竿而起，现实仓皇沦陷，他是孤立无援的战败者。

他站在过往的自己的立场与现在的自己对质，“想要过不一样的生活”“想要去不同的地方”都是自己真实说过的话，西装革履是不是别样的生活，公差算不算去各异的地方，如果无法说服自己，那么在这场审判前他就是叛徒，可是引诱他走向背叛的元凶又是什么，没有威逼利诱谁愿意当背叛者？但是他真的想不起他受到了什么胁迫还是捞到了什么好处。

“你喜欢一个人，并且喜欢得足够久，当这个人变丑变老，甚至当初他身上那份你为此而喜欢他的东西荡然无存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仍旧喜欢他。这已经变成你的习以为常的惯性，就像你只在睡觉时喷香水，走路把手会背到身后，笑起来习惯抿着嘴那样，很难更改了。

“喜欢不是罐头，会过期，会变质，会腐烂。它一旦存在就永远光鲜如初。但是它也是不可再生资源，会有消耗光的那一天。而我现在唯一做的就是等，等自己不再喜欢你的那一天。”

他将那些文稿用笔名投到了当时小诺在看的那本杂志的邮箱，他不知道小诺是不是每期都买，当她看到这篇陌生名姓作者写的文章时，肯

定不会想到他是想着她年少时的样貌写下来的。

出差后回到公司,他就递交了辞职书。

(013)

城市已经彻底沦陷了。入侵者肆意妄为。当他们跨进鼓楼的时候,她让柱子倒下压死了他们的将军。她的手臂也汨汨流出鲜血,但是她却快意地笑了起来。当他们想要搬走那面沧桑的鼓的时候,屋瓦倾塌,她顾不及脸上裂开的皮肤,站在那些掩埋了士兵的废墟上鼓掌欢笑。他们不能在她身上夺走什么,于是退出来,举起火把,扔向她。

入侵者惊奇地发现,在鼓楼燃起熊熊烈火的同时,对面的钟楼竟然也着起了大火——他们还来不及过去,钟楼是自燃的。

当钟鼓楼毁灭,他和她也没有存在的可能了。

因为束缚已经被烧毁,她从火里面跑出来,她握着生命最后残存的短暂的自由,朝他奔跑而去,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在变轻,轻得连自己都不能感觉到。她看到前方,那个琉璃色头发的男孩也在拼命地朝她跑来——其实已经看不出是什么颜色了,他在逐渐变得透明,快要融进夜色里了。

在完全消散的前一瞬间,她终于牵到了他的手,仅剩的最后的柔软。

(014)

在凌晨的时候他写完了那个关于钟鼓楼的守护灵的故事。喝完最后一口茶,他走进房间拿出他的旅行包。在辞去工作之后,他大多时间用来旅行,并没有太多惬意,反倒是带着服刑赎罪的流放感。东南西北乱走一气,将路上的感触编成故事。他见到过大雪覆盖的广袤平原,见到过太阳从地平线升起的瞬间,见到过台风来袭的孤岛,甚至见到过神奇的极光,可是他再未见到过

那一年和小诺一起看到的那样的彩虹。

他仍旧很少回忆,他以为回忆要带给他的启示已经完成,没必要再翻出来。他以为每次旅程的前方才是应该憧憬的事情,而回忆会羁绊他的脚步。他可以编出很多完美的理由来解释,但是他无法承认自己是在逃避。比如他敢去最远最严寒最寂寞的地方,可是却不曾想过要回到他年少时呆过的柔软的城市。

若不是这个被烟花吵醒的夜晚,若不是初中班长意外的来信,若不是随之而来海啸一般的往事翻滚,若不是那个自己捏造的钟鼓楼的故事,他可能永远不会去面对。可是这一切都极致地重合起来,他无法压制住他沉睡的曾经的年少的灵魂。

小说家将小说发到编辑的邮箱,关掉电脑,收拾简单的行李,去浴室洗了一个澡。又一次旅程即将开始,只是这一次意义有点不一样,让他激动得有点不知所措。

他在凌晨离开家打车去到火车站,售票员告诉他火车在清晨的时候出发。他本可以天亮后再去的,但是他无法平静地等待,他甚至无法在候车厅安静地坐着,他来回踱步,急盼着白昼的降临。他想火车出发时,应该是晨钟敲响的时刻,黄昏时到站,恰巧暮鼓响起。他的两个守护灵正好完成一次对话。

在这次对话间他抵达久远回忆里的地方,他要赶在小诺进入下一段人生之前,去对她说:

我爱你,我爱你,很久以前的我爱着很久以前的你很久很久。

(015)

"我终于,牵到你的手了。"

说完这句话,他们俩和这句话的最后一个音节一齐消失了。

>>> END